

1506

淮
方
文
史
資
料
選
輯

第九輯



目 录

回忆邯郸会议

——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

..... 程怀仁(1)

幸福的回忆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

..... 郭忠福 口述 程士贵整理(35)

深刻的记忆

..... 张精业(44)

于微深处见精神

——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见闻

..... 刘凤祥(48)

不辞艰险 奋斗终生

——怀念山东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王辩大姐

..... 王希坚(64)

斯人长逝 风范永存

——缅怀陈凤九同志

..... 陈景三 李荆和 侯建(76)

为革命服务的魏一斋大夫

..... 蔺嘉德(101)

刘和亭校长 我们怀念您

..... 王光明(105)

吴金鼎——中国现代考古事业的先驱
..... 郑学信 郑岩 贾德民(115)

刘贯一及其《抗战外史》
..... 坊子区政协文史委整理(125)

温树德生平事略
..... 石家勤(134)

“田家”和它的读者往来
..... 伊 华(143)

辛亥革命前后潍县教育概况
..... 宋伯良(159)

西海中学(分校)在昌邑
..... 马光浦(187)

朱雨辰从文和堂书局到鲁东文化社与胶东文化社
..... 朱鉴明(197)

毛公鼎旧事
..... 陈继揆(212)

毛公鼎和他的两位收藏家
..... 宋伯良(228)

潍县解放前的一个地下工作组
..... 丁友鲲 于耀初供稿 宋伯良 王维平整理(236)

忆接管潍县
..... 姚仲明(258)

潍县最早修建的一个飞机场

——潍县塔子坡机场

..... 刘秉信 张温光(276)

美机撞山坠毁

..... 刘华民(282)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设在潍县的外国侨民集中营

..... 韩同文供稿 谭先民整理(287)

张步云其人

..... 王嘉喜 王建宇(314)

昌乐西瓜及地方名吃

..... 赵守诚(340)

郑板桥与谭子犹

..... 杜 宇(348)

潍城名胜(二题)

..... 陈炳熙(353)

回忆邯郸会议

——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

程怀仁

(一)一颗心愿

今年，是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

为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缅怀他的伟大业绩，弘扬他的伟大精神，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了一些纪念活动。作为一个有五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想想我党七十多年的历史，想想党和毛主席几十年来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心情十分激动，有许多话想讲，不由的想写一点回忆毛主席的文章，可是，写什么呢，那就从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给我印象最深、教育最深的地方写起吧。

于是，我想到了毛主席召集的邯郸会议，关于这一段历史的回忆，本来中共山东省委

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在编写山东农村合作化运动史时，曾多次约我写一点回忆，我也答应了，但是，由于我手头的材料全部丢失，只能就我追忆所及，把有关邯郸会议的情况叙述如下，以飨读者。

(二)紧急电话通知

1961年9月27日清晨八时，我刚到办公室，电话铃就响了。我接过来一听，对方不等问就说：“我是文菲（当时省委办公厅主任），主席在邯郸召开会议，研究大包干问题，省委决定周兴同志参加，叫你也去。时间很紧，今天要赶到。你马上准备一下，半个小时后，去车接你。”我不由地问：“要带什么材料呀？”他说：“没有时间准备了，你把手头上的有关大包干的材料带去就行。”接着挂上了电话。

我马上向部内交代了一下，告诉他们我要到邯郸开会，叫他们立即把有关大包干的材料拿来。计有：省委农村工作部向中央和主席作的关于在农村实行大包干的报告；省委

农村工作部召开的地、县、社、大队、生产队、社员、劳模代表参加的座谈会；研究实行大包干问题的情况报告；以及在历城仲宫公社实行大包干的报告。我又回家拿了洗刷用具，急急忙忙赶回办公室，接我的汽车已经到了。

这是一辆苏式葛斯六九，坐了四个人：周兴、文菲、周兴的秘书周永歧和我。因为急于赶路，我一坐进车里，就紧急发动，鸣的一声，急驰而去。

(三)在驶往邯郸的路上

汽车在急驰着。

坐在车内人的心里，都在紧张地思考着。因为，这是主席召见，也不知道主席为什么要开这个座谈会，心里都没有“底”，也来不及准备，谈什么，怎么谈，都心中无数。叫我参加会，我心里明白，这是向我要材料的。时间紧迫，别无他法，只有利用行车时间，准备材料。我怕被动，就打破沉闷空气问道：“怎么回事呀？这么紧，到底研究什么问题？需要什么材料？”文菲说：“中央办公厅清晨打来一个电

话，就是毛主席在邯郸开个座谈会，研究生产队实行大包干问题。叫去一个书记和有关人员，今天一定赶到。谭、周商量，叫周书记去，你了解情况，叫你也去。”文菲同志把经过讲了一下。其实，文菲、周兴和我都不了解其中的原委，都不知道毛主席怎么又忽啦巴子研究起生产队大包干问题呢？这，在后面毛主席讲了，我们才豁然开朗（注一）。

还是接着说我们在汽车上准备的事。周兴同志是参加会的主角，开会时主席要问他的，他是要讲话的。但是，我也知道周兴同志根本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并且，为了这个问题，我们工人在历城县仲官公社调查时，还争论了一个上午。争论到最后，他说：“程怀仁同志，我不同你争论了，反正我听毛主席的（注二）。”可是，事隔半年，毛主席又抓这个问题了。虽然他说不同我讨论这个问题了，可是毛主席现在要找他讲这个问题了，我不告诉他些情况怎么行呢？于是，我主动问周兴同志说：“周书记，你看需要些什么情况，我现在好向你汇报。”周兴同志本来是一言不发，沉默

凝视前方；也是在思考什么。听我问他就说：“你带来些什么材料呢？”我说：“有我们向主席和中央的报告；有我们召开的地委农村部长、县委书记、县农村部长、公社书记、大队书记、生产队长，社员、劳模代表座谈会的情况报告；有历城仲官公社的调查报告。”他说：“啊！那好，就这些材料你说说吧。”

于是，我从在仲官公社讨论修改人民公社条例时，仲官大队第十六队队长找我们个别谈心时的话说起。他说：“你们中央、省里下来的文件，有百十余条了，（注：开始时是中央下达的十二条紧急指示；郑州会议有十八个问题；省委下了十条补充规定；加上这次六十条，一共一百条了。）这么些条，你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条条都有理，都很好。可是，有一条最重要的你们没有摸到，不解决这一条，那些条都解决不了问题。”他说的很神秘，我们一听很惊奇，马上就问他：“你说说看，有哪一条没有摸到？我们这次下来，就是请教你们的，请别顾虑，有什么就大胆说吧！”他说：“好！您想想看地是谁种的？不是生产队么？生产队

除了叫干什么活,就干什么活以外,别的什么也管不了。比如种什么,什么时候种,到时候都要听大队的,全大队一两千亩地,大队干部他怎么能知道,哪块地收了该种,哪些地还未收不能种,结果瞎指挥,该收的没收,该种的没种,把劳动力调过来,再调过去,窝工浪费,耽误生产。还有种地的锄、镰、锨、镢、小车、水车、轱辘、犁耙等等,都归大队所有,生产队用,结果损坏丢失严重,农具越用越少,坏了大队修,缺了大队买,结果,钱花了不少,还误了活计。特别是生产队管生产不管分配,生产和分配脱节,大队不管生产队生产的好坏,统一确定口粮标准。生产好,打粮多的,不能多劳多得多吃;生产差的,也不少分不少吃。这样,谁还积极生产呢?同志啊!这么弄法,地越种越少,土越种越薄,粮食越打越少啊!大队一级是过路财神,只管向生产队要粮要钱,只管平调,别的什么也管不了。这样,生产什么时候能搞好?听说这次来了一些大官(注:华东局第三书记李葆华、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你们把这些情况反映反映,这才是最重

要的一条。”我们又问：“那么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他说：“那好办。你们对生产队来个大包干，把你们一年要多少粮食，什么粮色，定到生产队。大队一年要多少提留、储备粮、民工用粮等等，也定下来，分到每个生产队。这样，你就不用管了。种地拿粮，是长辈规矩，谁也要遵守。你们到时候要，就行了。至于生产队种什么种多少，打多少留多少吃多少，你就不用管了。多打的就能多吃，少打的当然要少吃，这样，谁还不积极呢？这样不是越搞越好么？所以，生产队不能光管生产，不管分配。要有权，要生产分配一齐管才行。”我们当时听了很有道理，很受教育。我们向谭启龙和杨岩同志汇报后，他们赞成大包干的办法，我们就在仲官公社试了点。以后，接到中央办公厅转来毛主席致各中央局、各省、自治区党委书记的一个电报，指出：“当前，生产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已经解决，但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还未解决。请你们亲自调查研究，并提出解决办法，电告中央。”接到这个报告后，我们更加坚定了搞大包干的决心。于

是，我们又召开了有地委农村部长、县委书记、县农村部长、公社书记、大队书记、生产队长、社员、劳模等各级人员都有的座谈会，想听听他们从不同角度对生产队大包干的想法，以便研究解决。结果，开了三天座谈会，空前热烈，一致拥护大包干。因此，我们就布置了，凡来开会的可以在全省各地试点。从试点情况看，普遍反映比从前生产干劲大，情绪高，施肥多，种得好，增产大。但是，还未收下来，具体帐还未算，这要等秋收后才知道。

总之，在驶往邯郸的路上，除了在临清市招待所吃了午饭外，没有休息，就继续赶路了。我们则边走边谈，到下午五点钟左右，到达了邯郸。

(四)迫切的期待

我们赶到邯郸后，河北的同志已经到了。大家简单寒暄之后，就一起吃了晚饭。接着通知说：“饭后都不要出去，各地要把参加会议的名单报去，何时开会，等待通知。”这时就像学生将入考场一样，紧张地作最后的准备，河

北的同志和我们都默默地回到各自的屋内，抓紧会前每分每秒时间，研究材料。

时钟在嘀嘀答答地走着。我们也在谈论主席可能问到的问题，准备回答。约七点左右吧，接到通知说：“参加会议的同志，现在马上出发，山东由周兴同志和程怀仁同志参加。”我们问：“还有文菲同志呢？”回答说：“参加会议的名单，都是经过毛主席亲自圈定的，其他同志就不参加了。”接着我和周兴同志上了车，和河北的同志一齐走了。

这时的空气，显得那么静。不自觉地心跳也加快了，这种情况对周兴同志和我都不是初次。周兴同志在延安时期就是中央的保卫部长，人们只要一看周兴同志到哪去了，就知道毛主席就要到哪去，因为他是事先为会议准备作保卫工作的。我和舒同同志参加杭州会议，也是这样，毫无准备，接到通知，马上上车，什么也不要带，最后，把我们带到主席的专车上。尽管如此，仍然在心里想“去到哪里开会啊？”我们又不熟悉邯郸的道路，右拐左拐，最后在一个铁路支岔的地方停了下来。我

们刚下车，就有一位同志彬彬有礼地说：“请上专车。”我和周兴同志及河北的同志，一齐上车了。

这是一间不大的会议室，约可容纳二十人左右，室内庄严肃穆，没有任何装饰，中间摆了一张方桌，雪白的桌布，罩在上面，桌子的两排，摆着用淡黄色咔叽布罩着的沙发椅子，我们和河北的同志，共坐了一排，在我们座位前面，给每人放了一只盖杯，里面是已经沏了的热热的茶水。此外，还摆了几筒中华牌香烟，烟灰缸，火柴。我们坐下来后，外表都比较平静，观察着周围的环境，有的点上一枝烟，有的喝上一口水，我呢，把皮包放好后，把笔记本、钢笔放好，反正我没有别的事，唯一的任务，是做好准备，集中精神，一字不漏的把主席的讲话记下来，以便回来向省委汇报。

表面的平静，掩饰不住大家急切等待主席到来的心情。突然，我右侧的门，一下开了，大家把目光迅速集中过去，原以为是毛主席来了，不是的，是一个高高的大个子，是汪东兴同志。他就站在桌子头上，微笑着向大家点

首示意说：“大家都到了，一会儿就开会，时间两个小时。”说完停了下，为了强调时间，又补充了一句：“一定不超过两个小时，请大家掌握。”说完，就退出门外，走了。

我心想，下次进来的一定是主席了。不自觉地心跳加快了，正在企盼着，我左侧的门开了，大家再把目光集中过去，进来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未戴军帽，穿着白色衬衣，十分精明强干的样子，也不向我们打招呼，只在我们对面坐位中间，放了一把削好的铅笔，还有一叠淡黄色的细毛边纸印的稿纸，又正了正香烟筒、烟灰缸和一只盖杯，把这些做好后又走了。

我心想这一切都准备好了，毛主席该来了吧！霎时间，门又开了，我们把目光再射过去，又是一位青年战士。进来后，只见他爬到门旁边的上部，看了看温度计，又下来走了。室内空气进一步凝聚了，企盼着的心，似乎要跳出来，心想着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只少秘书要来了吧，心里在憧憬着毛主席到来的情景。

(五)幸福的会见

当时钟指向八时正，门一下开了，我们目光齐射门口，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人只身进来了。我们不自觉地刷一下站了起来，向毛主席鼓掌。只见毛主席满面红光，穿着浅灰色的制服，高高的身躯，举着右手，微笑着向我们示意，并快步走到桌子那边的中央站着，与我们一一握手。

我的心急剧地加快跳动。一面笑着，一面看毛主席和大家握手，首先站起来和毛主席握手的，是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同志。只见毛主席的大手紧握着刘子厚同志的手说：“啊！刘子厚同志！”微笑着，又握了握。接着刘子厚同志介绍说：“这是省委候补书记王路明同志，管农业。”毛主席握着王路明同志的手说：“啊！王路明，路明。”顿了一下，又说：“不知道的路，问你就明白了。”大家笑了。刘子厚同志又接着说：“这是石家庄地委书记庄修民同志。”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庄修民啊，修民。要叫人民休身养息啊！”依次是邯郸地委书记

庞均同志。毛主席握着他的手笑着说：“庞均同志，你可不要搞平均主义啊！”大家又笑了。下面是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同志。胡开明同志不等主席问，忙说：“我叫胡开明。”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胡开明，要当开明人士，不当顽固派！”大家又笑了。下面是邢台地委书记刘琦，毛主席说：“啊！刘琦同志。”紧紧握了握手，又和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同志握手。毛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李悦农同志说：“我叫李悦农。喜悦的悦，农民的民。”毛主席说：“悦农悦农，我们就是要叫农民高兴啊！六亿农民不高兴了，可不得了啦！”大家又笑了起来。当见到周兴同志时，毛主席显得格外高兴，用两只大手，紧握着周兴同志的手，并不住的用眼睛打量着周兴同志说：“啊！周兴同志，啊！”把手握了又握，掂了又掂，接着说：“你在延安时是一个大胖子啊，现在怎么瘦了？”周兴同志也握着主席的手，笑了一笑。主席又问：“你什么时候到了山东啊？”周兴说：“1960年冬天。”毛主席还握着周兴同志的手，掂了再掂，依依不舍，最后开了一句玩笑